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三

古刻筆復

陽

壯遊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後以我似班揚七藝思即
 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
 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落東下
 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主謝風流遠闔
 廬丘墓荒竊池石僻乃長洲菱荷香嗟峨閭門北清廟暎迴塘
 每過吳大伯撫事淚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上
 首除道西要童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
 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雍屈賈壘目短曹劉塘忤下
 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

獵青丘旁呼鷹卓極林逐獸雲雲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鵝鶻
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疆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
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
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班鬢元稱觴杜曲
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
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空峒殺氣
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庶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螭虎敢
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土凋瘵滿膏肓備員
繕補衮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
諍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
笑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吾不

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後漁父濯
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群兒
逆未定側佇英後翔

公自註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蘇侯監門曹曹蘇預深曰姑
蘇吳臺名王謝晉王道謝安也吳越春秋吳王闔廬死大治
丘冢莖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誦虎丘闔廬嘗鑄劍曰吳鉤
故有劍池長洲苑名闔廬游獵處也脩可曰闔廬立閭門以
象天門清廟吳文帝孫和廟也蘇州有吳大伯廟越王勾踐
卧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塘臨浙江上
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
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腹中以
進而刺王僚死光自立爲王是爲闔廬朱買臣吳人也拜

爲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緩步歸郡邸會稽聞太守
且至發民除道鏡湖剡溪俱在會稽天姥山名在剡縣南屈
賈屈原賈誼曹劉子建公幹也叢臺故趙王臺也夢弼曰青
丘阜檉林雲雪岡皆齊地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強爲
比賢王如汝陽王兄弟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潘
岳賦班鬢髮以承弁揚子解朝客欲丹朱其轂不知一跌赤
吾之族夢弼曰開元太平日久玄宗侈心自恣舞馬衣文彩
餉以粟豆又五坊有供奉鬪雞百姓輸納稻梁有使以掌之
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夏啓征有扈黃帝伐蚩尤此喻肅
宗親征也翠華天子旌旂也吳岳在扶風爪牙一不中謂房
瑄敗也草上辛苦貌漢元帝欲易太子史丹聞上獨寢直入
卧內伏青蒲上泣諫王陵面折廷諍范曄傳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肅宗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晉文公嘗從亡
者而介之推不言祿滄浪水名在荊州范蠡佐勾踐破吳乘
扁舟入海變姓名適齊號鴟夷子○此詩述其壯年交游之
士皆當時名勝而遊歷之所乃吳越齊趙并京都之地以及
國家致亂之由且自叙歷任行事之迹今也老病而客殊方
因念朝廷之亂賊未定而有望於當時英俊爲之撥亂反正
賦也

聽楊氏歌

三

佳人絕代歌獨立菱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青雲裏江城帶素
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盃久寂寞金管迷
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土豈待一知己吾聞
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宋曰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玉盃金管之
聲不逮以形容歌聲之獨妙也脩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
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鷄鳴開
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哀謝日蕭然筋力妻孥悶菁華歲
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類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
霧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為鹽速燒畝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
處覓平川鷄鶻雙舞獼猴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
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
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有幕府初交辟郎官幸
備負瓜時猶旅寓萍泛若蜃綠藥餌虛狼藉秋風洒淨便菊襟

驅瘴癘明目埽雲烟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
屋艷神僊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潸潸
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前即今龍廢水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
室蕭曹拱御筵柔威滅蜂虿戮力效鷹鷂舊物森猶在凶徒惡
未俊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僕何知禮息榮錯與權胡星
一彗孛黔首遂拘孿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崇成陳始王地
喜出于政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宣
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鄭李光時
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
濕絃風流俱善價悞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枚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
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

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
去後為百慮牽生涯已寒落國步尚迫遭衾枕成蕪沒池塘作
棄捐別離憂恒伏臘涕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瀟共誰
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江
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蟲蒙記憶亭鯉問沈絲
上羨君平杖屨存子敬甕囊虛把釵釧米盡折花鈿甘子陰涼
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岸北市墮廢西巔羈絆心嘗折樓遲病
即痊紫收岷嶺羊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類穰多粟過奉勅厨
唯一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魚笥人來坐馬鞦縛柴門窄通
竹溜洧一塹抵公畦稜材依野廟孺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書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
澀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翹困學違從衆明公各

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
輪綬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
簡為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檄暫擬控鳴弦
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
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淹留景
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
隨聚散澤國遠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鑪峰生轉眄橘
井尚高蹇東走窮歸鶴南征蓋點鷓鴣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
願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鏤衆香深黯樂地肅羊勇猛為心
極清羸任體孱金書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深曰峽土瘠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畚田左傳瓜時而往及瓜
而代公自註都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鶴曰明

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律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公自註西京龍廢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洙曰左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公孫弘贊衛青奮於奴僕詩七月陳王業也公自註鄭在江陵李在夷陵趙曰李太子官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祕書監故用蓬萊閣事公自註平生多病十築遣懷曰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洙曰歲時伏臘俗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澗灋在洛陽皆公故鄉晉王獻之夜卧齋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甌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公自註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居人謂之灋洙曰後漢楊震傳三鱣善音庄衡傳諸儒語曰

無說詩庄鼎來服虔字子慎見儒林傳曰按佛書自毘婆尸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公自註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夢弼曰按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用張騫乘查事迦葉佛六弟子倭佉仙人名香爐峰在廬山蘇耽橘井在郴州遼東華表柱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漢馬援南征交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點點墮水中王簡樞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地釋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脩行有漸也潘岳籍田賦碧色爾其羊之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此詩豈杜子以秋涼肺氣獲蘇曰柏中丞筵聞法曲乃感羯胡犬戎之亂而望君臣僂力以起中興之治又因鄭李書來問

疾乃廢述其亂離旅泊病愈之意且勉二公各盡其職我則
出峽求禪而依二公爲地主相會必在來年之暮春也首一
節八句乃一篇之綱前四句言飄零於夔府而病渴後四句
言開匣而推劔鳴繫船而羣書滿乃以亂離之故心事不克
展布而衰老日就蕭然此所謂詠懷而含蓄未露者也次一
節四句因亂離哀謝故申言心不展而蕭然之狀矧登臨山
水幸多物色而陶冶性情賴有詩篇此又承上起下之辭也
次一節言滄江潮海古樹拂雲以及井鹽畝地鷄鶻獼猴碧
蘿錦石春草寒花獵火野泉十六句應登臨物色及白帝烏
蠻等句次言對此乃喚醒壯心於是急搔頭而歎行穿幾屐
既又念西京之薄產雖存平生之交友已盡其詞亦承上起
下次言初辟爲郎官而猶旅泊於夔且消中未愈虛費藥王

近賴秋風飄洒而稍可得以開襟明目而諸侯爲之宴集於
是聞法曲而哀傷悼夔州其僻處念杜曲以憂煎矧今也王
室之難未靖而想呂望之臣周宣之君以成中興之業此節
詞白切直而委曲義形于色其忠君憂國之誠爲何如共應
亂離心不展及消渴飄零哀謝等句次一節言明舊雖盡所
幸鄭李二公相去雖道遠而音問數至想其文彩風流端不
減鄭莊李膺輩禮數雖隔我則奉以周旋因敢失墜况二公
皆味道玄如汗血之馬青田之鶴者乎李爲太子賓客如商
山四皓應枚人望鄭爲祕書監如漢蓬萊閣應味道玄或如
管寧之著紗帽或如江令之賜錦袍鄭在江陵東郡而題壁
李在夷陵南湖而扣舷互文以見俱遠遊而臨絕境佳句之
寫華棧者也是故我念之每欲飛去徒爲事所牽而未果耳

生涯固已寥落國步尚尔迍邐於是衾枕也塘蕪沒棄捐而
別離之苦伏臘之思乃歎露菊秋蔬之在故鄉且故舊已沒
而往事與誰論哉是知富貴之空望而懶著鞭也况兵戈之
塵漠々而江漢之月娟々也哉當看秋燕聽晚蟬而局促蕭
疎之際乃蒙二公記憶脩書問疾應亂離哀謝猶薄產絕隨
肩等句次自卜羨已下至藤纏二十四句皆言客居生理况
味如此且吞病勢稍々獲痊次又設問頻朝謁何如穩眠吞
以非行之不及乃堅坐不出尔亦解嘲耳次四句自言任運
之意賦而此也以上應郎官旅寓之意次四句承上言我則
飄泊而違衆若明公則當盡厥職使聲華之夾宸極則早晚
必到星躔之位矣次言或到星躔則能諫如匡衡者留之有
儒如服虔者用之苟人君不用直臣則政化何由而正哉次

言至尊之憂黎元之苦苟非大臣保力樹勳安得圖形於雲
臺垂名於竹帛哉此言誠能各盡其道則亦無行路之難而
招尋之興可得而遂矣曰言久欲具飛楫如鳴弦之疾直至
雙峰寺而參禪以遂夙志矧鄭李之高名重望為我地主則
無窮途之哭而若乘查之樂矣且相見之期不遠非獨風期
之遂雖水怪亦將不作矣若它日出峽相過必當暮春之時
君子之交隨聚隨散而回旋於澤國之間且將學佛而不求
仙也至若廬山之爐峰則生於轉眄而蘇耽之橋井尚在於
高峯應本依迦葉不藉偃佺之句又言將東至遼海南窮交
趾廣參問以多妙教終踐實以塞前愆若列維摩之畫刻頭
陀之碑則衆香幾地愈深愈肅蓋修行有漸有頓自非勇猛
精進安能聞道故曰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不然則鏡像

終未離銓雖有刮目之金篦亦待尔耳應招尋興已專及身
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之句賦也

存歿口彌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
日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許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
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
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
起希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局陶詩荒
草何茫茫白楊亦蕭々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
解重驪駒

公自註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為小詩高士榮陽鄭
虔善画山水曹霸魏曹髦之後善画馬故甫志之容齋曰子
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狼
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涿曰水自渝上舍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者謂之外
江師曰雁隼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言十五弟為侍
御而使蜀是以喜其文章之達也一見而別是以添余別恨
之牽也中四句承次句意味言尔歸朝尚冀乘時已亂應三
聯与首句賦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城一柱
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深曰江陵古荊州有宋玉宅○首四句言荊州之景物欲到
而未能每自悲尔今李公之館於彼雖云光彩而我則益愁
矣三聯應首聯末結前六句賦也

別崔渙曰寄薛璩孟雲卿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夙夜聽憂
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

公自註內弟渙赴湖南幙職深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言有志之士惜妄動必以時然知深
難固辭言士為知己用也若夫久磨涅而不磷緇是可取已
今崔渙之飛騰夙夜憂主而急於濟時尔以上別崔也高至

荊州遇薛璩孟雲卿為報欲与之論詩此曰寄二子也賦也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猶世
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今出處同

深曰誅茅卜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云○言當清秋江城
日落山鬼閉門之時乃淹吾舅之行李來問誅茅之老翁以
取別矧今猶世亂而途窮吾舅別而之澧朗二州是亦避秦
之人矣末故云然賦也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年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
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惟悴
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

夢弼曰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希曰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止○首以廢池折桐尚可中琴瑟藏蛟龍以比人雖摧挫廢棄尚堪為用况丈夫蓋棺乃已今蘇君幸未衰老何恨憔悴在山中耶答云深山窮谷有風雷颯颯不可以處故爾殆蘇僕在朝為羣小所嫉不能容身而故設為問答以簡之耶比兼賦也

贈蘇四僕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止將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其柰疾病攻子何面顰黑焉得豁心胃巴蜀港剝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唾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

君公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

洙曰為郎未為賤公自謂也夢弼曰斯人指僕也一請二請或之詞也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僕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倚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携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樞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揮散府中趨贈爾秦人策莫鞭鞞下駒

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效鞞

下駒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闔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之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此詩曰雲雨起興以迷亂後人煙蕭瑟而寡婦無以應官府之誅求唯慟哭而已興而賦也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聲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表意欲登臺

言羣山萬木為雲雨所蔽若風聲則開闔不定而水鳥則來往無常當此時鮫室則如鳴杼樵舟豈止伐枚惟有清涼破

此炎毒我欲登臺以納之耳賦兼比也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言雨晴而山色如新可愛乃天道美此殊俗以慰我耳然秋江則思殺人矣何哉有猿則揮淚已盡無犬則寄書不頻故國弗可見而長歌欲損神耳興而賦也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後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殊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公自言為郎若馮唐之垂老傷時若宋王之悲秋

况江樓之喧寂當少睡獨移之時乎蓋天下多難吾何補於
朝廷今雖無家且病不敢辭也甘後沉醉未許賦詩其憂國
之心見於言外賦也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
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深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有龍池在焉池本平地垂拱初
曰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
氣或見黃龍按傳云唐帝微行而至黃山宮在右扶風槐
里縣○此公在峽舟中秋夕懷長安也言洞房玉殿秋風起
而環珮冷秦地亦應新月龍池則滿舊宮今夜雖係舟於此
與長安固相遠然清漏則與往時無異其尤可痛者園陵在

黃山北之白露中尔賦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
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

逸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沈約詩春風搖雜樹謂桃
李之屬洙曰柳芳傳信記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遊於宮垣
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言天寶間青門之內蓬
萊仗數移者或花迎雜樹或龍出平池或留王母或倚少兒
然而宮中行樂甚祕外人知者鮮矣賦也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咲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
水皇恩斷若神時上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宋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能激令矢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容齋曰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回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化如水息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言能回如毛則復似物皆春投壺如郭則每蒙天一笑若夫政平如水皇斷若神雖時用此為戲亦未致亂興而賦也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趙曰明皇好鬪雞有曾昌者以善養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又嘗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謂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扞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此詩追念鬪雞舞馬為樂之盛時宮人御柳如此今也君既仙遊女樂無香驪山寂寞而草木黃落矣興而賦也

磨磨

磨磨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秋天

夢符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顏驥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言開元全盛之事分明磨磨在人耳目無端安史之亂起

忽已多年然我白首為郎客居巫峽而憶長安卧病數秋亦
已久矣賦也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八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茄去宮
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此追念祿山之亂明皇幸蜀及還宮而都人故老既悲且喜
之意爾玩其犯潼關初愁思六字則其辭之悲婉為何如哉
賦也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殿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鼎湖龍去
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宋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建花萼相輝之樓與諸王宴集劉向

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植為遊宮
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言明皇晏駕之後
則驪山花萼絕望幸殿登臨是以無朝燭而有賜金及夫龍
去遠鴈來深則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矣其詞愈緩而
意愈深賦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倫德臨時徵俊又
入莫慮犬羊侵頭或兵猶火息加四海深

宋曰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註謂提舉四方之內摠計其數
也懸車束馬言至險也易君子以倫德辟難左傳兵猶火也
弗戢將自焚○此詩其為吐蕃入寇叢兵守險而作款蓋曰
萬國同心君惟以倫德臨之而徵賢以共理則何患乎犬羊

之見侵而守險也哉且願以用兵為戒則息加四海亦云深矣賦也

贈高式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前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夢弼曰按高適傳式顏乃適之族姪也洙曰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便為時所羈縻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言昔別是何處今日相逢皆成老夫矣然吾與汝還寂寞共艱虞則其窮也可知矣式顏乃高適之姪曰念適之死後徒知賣酒之壚耳是以平

生飛動意見尔不能無言見式顏如見適也其悲喜交集之意為何如哉賦也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驥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後已斷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理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樓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塵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踣怒恠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

東賦別離

趙曰江左指嵇阮鮑謝之作鄴中曹丕兄弟及七子之作也
深曰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
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書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
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潜夫論語林曹操與楊脩
讀曹娥碑上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脩知之操行
三十里乃悟此言絕妙好辭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麗馬援
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比吐蕃白閣山名皇陂皇
子陂皆在關中○此公自歎早歲苦用心於文章而無經濟

之略今也老而漂泊於戎馬間曰言治日少亂日多且憶故
山而賦別離賦也首四句言文章事作者之垂名各有所長
其得其失我心固知之矣生下一段次四句言屈宋已遠惟
漢世文章之盛而未流綺麗不足觀也應文章事知得失次
言歷代文章各立規制其來已久而我早歲用心於此亦已
勞矣故懷江左嵇阮鮑謝之文逸而病鄴中曹劉七子之文
奇應得失知綺麗為等句次言文章作者若董仲舒賈誼輩
如騷驥之皆良馬若太史公劉向輩如麒麟之帶好兒今我
徒能得手應心之妙而不能喻之於子故有漫作虛傳之歎
今也特緣情以慰漂蕩且抱疾而屢遷移可哀也已比而賦
也此一節結上生下次自歎無經濟之策惟假一枝而棲於
戎馬間傍蜂蠆繞蚊螭應屢遷移次乃慨唐虞雍熙之已遠

傷楚漢鬪爭之常有今我聖朝而無盜賊四海不寧故恨音
書之乖隔怪態罷之怒痛應經濟無長策末言分詩興學士
宜懷故山而賦別離不敢要佳句也應緣情惟漂蕩

吾宗。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
起憂國頭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首二句起中四句及末二句一意下
來大抵主意即在首二句賦也

第五第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竟使寄此二
首。

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草黃騏驎病沙晚鶴鴒寒楚設關城
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辛老曰第二聯言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
曰夔峽爲楚地之險阻吳中則有三江震澤○首四句公自
歎不偶避地羈栖兄弟睽離賦而比也末四句言吳楚相望
信息不通者已十年故墮淚賦也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
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趙曰盧照鄰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史天官書海傍辰氣象
樓臺○言聞弟在江左近無消息然我在楚而望吳寫其景
物故影著魂飄迨明年將東下以相求耳賦也

送田四弟將軍歸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

郡王衛公墓

離筵罷多酒起地叢寒塘回首中丞座馳旆異姓王燕辭楓樹

日鴈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彊

趙曰御史中丞謂之獨坐漢有異姓諸侯王夢弼曰葛彊山簡愛將以山翁比柏中丞以葛彊比田將軍○言田氏飲餞於中丞座而起程者乃馳棧起居於陽城郡王也末言嚴寒塘之景物而以空醉遙憐結之其離愁旅思見於言外賦也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東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米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

公自註今鄭祕監審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瓜州金陵之別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趙曰何水部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知薛郎中薛璩也若薛郎中者恨不与曹植劉楨同時璩有詩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公取其詩以廣之耳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公自註校書郎孟雲卿洙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陵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盡堪傳即今者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鱖

林詩補注 十九
涿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名其詩有云試垂竹竿釣果得
槎頭編頭溪曰謂今但有編魚差可口耳無復有詩也

陶治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
何苦用心

趙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案區滿未絕風

流相國能

公自註右丞弟今相國續涿曰唐書王維與弟縉齊名肅宗
時遷尚書右丞晚年得藍田別墅奇勝所賦詩蒲軒川集代
宗時縉為宰相帝嘗求維文縉哀集上之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
悲白露團

涿曰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數千里味色

未變至京師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

甜只自知

涿曰蜀中惟瀘戎二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斝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
娟長遠生

涿曰玉斝井也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鮫背死勞生害
馬翠眉頰

山谷曰左太冲蜀都賦側生荔枝後漢和帝紀雲壑布衣臨
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枝至與人同

英王彭州論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寡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北部初高
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歷職漢庭久中年胡
馬驕兵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
生碧草諫穢阻青霄頃壯我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壯
士塞風颯井滌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滌翰欲無聊再笑經過
罷離魂去任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
漢橋夫人先即世今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
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洙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也松喬謂赤松子王喬也趙曰曹
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此言掄初官得京畿尉東堂亦臨

幸延見之處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三朝明皇肅宗代宗也
彭門蜀之彭州也掄曾上封事不報又參成都節度軍謀杜
佑制出扼戎麾易井滌不食漢蕭望之便道之官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教連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
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洙曰水關蓋峽口有關斷以鐵鎖○言峽口控制西南之百
蠻而城敵岸斷水關天險之防隅自開闢而然故我衰年避
地聞鼓角於秋天不能不為之感動傷悲賦也

時清羈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田客
晚楓樹坐猿深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公自註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洙曰當公孫述劉備在蜀之

際夔峽為要衝也○言峽口之關時清則失險世亂則割據
次述所見之景物而自念衰病多煩貴人親故數賜金賦也

秋風二首

秋風浙々吹巫山上牢下牢脩水關吳樯楚柁牽百丈暖向神
都寒未還要路何日嚴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
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深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夢符曰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
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夢弼曰唐志光宅元年踰東
都曰神都

秋風析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
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
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夢弼曰他一作也趙曰此寫眼前之景宛轉含蓄道不盡悽
感之意○復按此二詩前篇曰秋風書所見而歎兵連不解
後篇曰秋風書所見而歎故園何似賦也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層軒俯江
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
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夢弼曰周書時訓鴟始鳴註鴟伯勞也鳴者相命也王粲登
樓賦云莊鳥顯而越吟史越人莊鳥仕楚有頃而病楚王使
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言巫峽草木搖
落惟見松林之碧色故鳥之鳴其間雲之棲其上耳且西閣
之俯江壁要路之俯高深然我居其上雖有朱紱之貴新詩

之美乃歎功名不早自樹立及衰病之餘藉知音之薦達哀
世固非王祭而終然學莊舄之越吟耳首四句西閣書所見
興也中四句自言居西閣之況味末四句自歎其不偶八句
皆賦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凋碧
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
冥搜詩盡人間意燕須入海求

田曰應劭漢官儀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
與含之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此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
傷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
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尚子平男女嫁娶
畢勅斷家事勿相關選詩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遠寄冥搜○

言我心懶於趨世如江水之向滄洲者不道含香賤而弗為
其柰老而休耳賦也其所至之處動經物換星移今也蕭瑟
倚西閣而何時如尚子之畢娶使我病得以自由耶至若看
古往之豪華同歸於盡不如服食之外遠寄冥搜留心詩句
然詩則已盡人間之興除非入海求之為可耳自寬之詞賦
也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
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詠諧割肉歸

宋曰左傳少皞氏以鳥名官九扈為九農正漢武帝伏日詔
賜後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
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劍

割肉一何壯耶割之不多又何廉耶歸遺細君又何仁耶史
祠社用伏日此詩故用伏日事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絕
塞涕淚落秋風鷓鴣迴金關誰憐病峽中

宋曰漢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
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陸機曰社之
日至太史占事○此二詩公於夔府遇社日回想往時在京
嘗蒙賜後臣肉今也不獲與祭感歎而作於賦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雲巾玉露團清
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

夢弼曰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

循環讀之詞意悽宛○公居西閣看江月有感而作首二句
生中四句次聯承第二句三聯應首句末章言誰挑錦字將
以寄遠柰燭滅而翠眉顰蓋言燭滅而月將墜故爾賦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
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
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
賊聞之長歎中夜吹胡笳賊又流涕歎歎有懷土之思遂棄
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吹曲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
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接門人素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
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

臨嗟我武溪多毒淫○此詩首句生次聯次句生三聯末以
楊柳搖落結之者以桓伊為征南將軍善笛撰折楊柳尤盡
其妙故云賦也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
見哀多如更聞野鷗無意緒鳴噪自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々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
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

采曰巫山有神女廟成都有望鄉臺○此公在夔卜居未定
而作也於此則江通神女館於彼則地隔望鄉臺其蓬戶將
何所開耶且曰漸惜容顏老傷青春之不再無由弟妹來歎

道路之尚阻故末童語意尤為可哀賦也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聞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崆峒
日端居滯滯時萍流仍汲引檣散尚息慈遂阻雲臺宿常懷湛
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
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慙紆德澤私揚鑿譎主辱拔
劍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
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
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
疾菽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
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
殿闢書帷廟等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吞效莫支持

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
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
察眉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宣飛檄家急競雖蕭車
安不定蜀使下何之釣瀨踈墳籍耕巖進奕基地蒸餘破扇冬
暖更織絡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藻繪憶游
昨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虛
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業凡百慎交綏

宋曰此詩公首叙初名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反
繼而扈從肅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肅宗嘗幸平涼郡未
幾公入蜀為工部員外郎今又居夔州故有萍流檣散之歎
夢弼曰漢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漢光武救昆陽會大雷風
屋瓦皆飛蕭何傳一代宗臣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左傳齊賁焚爾貢芻豢不入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
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家語鑄
劍戟以為農器漢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帷漢劉玄傳諸亡命
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註綠林山在今荊州韓信傳有告
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偽游雲夢遂擒信以歸雲夢楚地
越王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議堂議政之堂議政當以貞觀
為龜鑑也孝祥曰競雖言賦斂之急也趙曰漢蕭育傳哀帝
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專
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為害朕甚憂之太守威信素
著其為民除害安元而已止拘於小文司馬相如使蜀曰
論蜀父老王祭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又南登
灕陵崖面首望長安公羊傳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涕

下曰吾道窮矣孔子之生其父母禱於尼丘故名丘又孔子
之首象其山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之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三國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游睢渙者學藻繪之
綵註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天子御服出焉曹
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大庭氏至德之世也左傳古者明
王伐不敵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漢明
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於南宮雲臺左傳交綏而退註未致
爭而兩退曰交綏○此詩言自昔我罷尉時而祿山反兵興
薊北遠今兵連禍結且自傷不能合效而有望於當時並後
以成勲業而圖畫於南宮也首八句叙名試授河西尉不拜
曰罷者書法也且不才自宜名位之挽其敢恨乎扈聖崆峒
端居灑瀕仍汲引尚思慈皆奉忠厚之詞乃一篇之綱領

也次八句言今也居灑及府遂阻雲臺之直乃常懷天子燕諸
侯之樂歌曰歎翠華遠矣白首悽其應扈聖端居等句林泉
滯酒賦欺終寂寞自憐緇應不才敢恨等句次自言多病隔
君臣之議每慙蒙德澤之私為驚主辱而揚鑣欲撥衰年而
拔劍應薊北師尚思慈等句且以結上生下次言社稷傾危
天下鼎沸不能感會風雲而為經綸故傷之而涕泗交頤先
帝肅宗雖復京師而脩寢廟宗臣受遺詔而立代宗然恒山
遼海之賊猶盛其兵連結如此為揔戎者宜急天討而乃務
存大體受降將虛飾之卑詞其可乎我昔楚人之貢不入齊
猶興問罪之師今也堯時可封之舊俗乃反狐疑不急正天
討苟有其人長歎而起覆滅北寇席卷西夷可望也且亂臣
賊子人得而誅之亦不必陪朝列之人超然而行偃武脩

文而成廟筭豈不高而難測哉天下之憂實在於此我老且病形容潦倒不能報國可哀也已題曰書懷良以此耳應劭北師驚主辱等句其曰經綸地際會期曰嚴曰切曰猶曰競曰嗟曰避曰存曰節皆宜深味次言羣公之各司乃職使者之分受王命苟不能均賦斂問瘡痍惟務誅求盜賊豈能息哉雖使蕭育為之安元猶恐不定非若相如之諭蜀而已然朝堂之議宜以貞觀為法可也蓋當時出師供給煩費而民怨思故及之耳此一節責諸公不能感會風雲經綸社稷而務誅求以紓怨也應分王命各典司之句末一節杜子自言在夔耕釣自適之外猶若王粲之哀射講孔子之泣麟傷然慕君之心常若葵傾太陽終望反朴如大庭氏之世尤須京觀小懲淫慝當是時也惟高枕而已何哀歌之有矧在朝

十六夜翫月。

羣公當成勲業而圖畫雲臺尤當以用兵為謹結前煩供給最愁思等句此与前提封詩意略同宜參看賦也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厚不寐半夜有行舟

珠曰漢郊祀志月穆以金波公於月詩多用關山蓋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夔州古巴子國○首言往昔翫月之樂今也關山則隨地而闊言故鄉遠也河漢則近人而流言夔州地勢高也谷口樵歸而唱孤城笛起而愁且巴童乘月行舟而不寐紀一時之實耳賦也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

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陋忝未親等級敢
比有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
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
受衆目憐且爲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沂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基
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
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縣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
風渚亭醉操雲峯篇大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
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有吾与徐陵父子文並綺
豔彌徐庾體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李勉封沂國公時
爲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李十五丈即李祕書文蔚也往謁

沂國公由黔陽以入豫章故下云解榻秋露懸是用陳蕃事
洙曰金茎漢武帝之承露盤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朱絲繩
黃霸爲潁川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沂公也○公在豫章喜与李
相遇今李又往謁沂公於洪州恨不得偕行且曰士爲知己
用苟不然則念歸旋可也每自辱焉首言峽中之風土如此
緣多病而留此又改歲矣次言絕域慰懷者喜多賢而意氣
合也至於遣僕共筵揚論展心爲衆自所憐且稱壯筆以誇
其文詞美價舊業以頌其世美奈何李又被生事所牽將南
行以謁沂公次美沂公之德政次言行邁恨不同所思則山
深水增波下榻以待則當秋露懸之時未言客遊雖久亦不
過飛月留耳以文會友貴乎知己苟惟不然即念歸旋可也
或之詞賦也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心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餒爾白頭
日永懷丹鳳城遲戀屈宋渺卧荆衡魂漸航舸失天寒沙
水清肺病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趙曰先帝肅宗也小臣公自謂○此曰送覃二而自述曾事
先帝今也流落而每懷京國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者是也
首言先帝已遠小臣尚在但卧病江漢不復謁承明廬耳次
言送覃我雖年老長懷帝京然其卧病荆衡者為戀屈宋故
尔末言尔舟去而我魂斷矣雖然若天哭病可亦將入京矣
賦也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

鏡行歲獨倚樓時危息報主衰謝不能休

首言江上多雨而成荆楚之秋故下木葉攬貂裘以起下文
然我雖云衰老而時危報主之心不能自已結三聯之意與
而賦也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小府諸姪

鷗鷺深愁雨潜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忍待江山
頭還披鮑謝文高樓憶踈豁秋興坐氣盪

少功曰列女傳陶谷子妻諫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
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箴以遠害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慢山寒著水城迳添沙面出湍城石稜生菊藥淒踈
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筵空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鋤耒。竹杖交頭拄，柴扉隔遠開。欲棲群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醞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來黃花賸，新杯白髮微。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言九日雖是明朝而相招則非舊俗且老翁難於早出然賢客幸亦知歸於是采菊花謾看年少之樂梳白髮忍淚而淚已霑衣則其衰老羈紲去國懷鄉之思為何如哉賦也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杖看生

斗銀漢，遙應度鳳城。

之功曰王祭七哀詩獨夜不能寐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云南菊再逢鳳城長安也○默翁曰首言秋夜獨宿於空山下旅魂驚不安寢也次就獨夜形容景况三四就秋上觀物理景象有感於身事人情也菊秋老鴈秋來牛斗秋昏所見星蓋旅處卧病再秋訪親故久不通問觀之星象猶南北相接而人情乃不然也賦也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遠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廢城餘篇餘，平生一釣舟。高塘寒浪減，野髮識昭丘。

鶴曰鄭審湖亭在峽州荊州有楚昭王墓王祭登樓賦西接昭丘○言草遠春意則沅湘之秋至而思習池庾樓之樂也

鄭監湖上亭也次自言平生事業所餘者唯釣舟耳少
待海中水落將造彼而追觀矣興而賦也

新作湖邊宅遠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羅官序潘生
拙才名實誰多捨舟應下鄰接意如何

洙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千知命之
年入役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首言作湖亭開竹徑而聞
客過終非避世次言己之官序則如潘生而鄭之才名則如
賈誼它日能容我舍舟卜鄰否賦也

暫住蓬萊宮總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羨煮秋尊
弱孟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煩

洙曰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潘岳西征

賦飛翠綵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首言鄭暫住秘書
監終為江海人而居湖上之亭以揮金固宜而拖玉不稱於
尊羨美菊酒以安其素分羨之詞也末乃自言我將賦
詩以分其氣象而佳句勿惜煩賦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雲上風
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催刀
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言在夔見玉露凋傷楓樹林則巫山巫峽浪兼天而雲接地而
秋氣蕭森矣迨叢菊開乃授衣之月是以公起故園之思而
悲傷焉亦草木搖落變衰之意耳矧舟一繫而菊再開乎興
而賦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墮舟前蘆荻花。

宋曰：宜都山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張華傳：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查來，不失期。齊糧吏之而到天河，後人傳會以為張騫事。子美亦承用耳。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自言卧病於夔，當日落月明之時，憶畫省望京華而無使來，故聽啼猿悲笳而下淚也。則其總關之心為何如哉！賦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宋曰：漢匡衡元帝時上疏言日蝕地震之變，上悅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言我本自五陵之豪貴，今於夔府日日坐江樓靜朝暉，而對翠微，見漁人之汎汎，觀燕子之飛飛，則其無聊之意，可想而知。乃言同學少年多飛騰而不賤，故自歎功名之薄，心事之微耳。即五陵豪貴反覆顛倒之意，與而賦也。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言我平居所思者長安耳。及聞第宅皆新主，衣冠異昔時，金鼓振於北羽，書馳於西而魚龍寂寞，此非世事之如奕碁乎？若是則不勝其悲矣。此而賦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茎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
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閣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鷺歲
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希曰南山終南山也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漢武帝殿列仙傳
老子西游紫氣浮函谷關古本註商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
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自言卧病夔府自驚衰老不与朝
班而憶宮闕君臣朝覲之氣象儀仗焉比兼賦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芙蓉城通御氣芙蓉小
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鶴錦纜牙樁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
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深曰瞿唐在夔曲江在長安按玄宗開元間廣元等樓築夾
城入芙蓉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樁言天

子龍舟也○言在夔府而憶曲江曲江與夔相去萬里向者
曲江乃帝王州之歌舞地有珠簾繡柱錦纜牙樁之綺麗而
通御氣今也惟風煙之接素秋而入邊愁今非昔比故回首
實惟可憐矣賦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
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紅關塞極天唯鳥
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深曰漢紀註武帝欲征昆明夷為其地有滇河乃作池象之
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其池左右作牽牛織
女以象天河又刻玉石為鯨每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菰
米蓮房皆池中所有○言昆明池在長安乃漢武所作以習
水戰則旌旗如在眼中而有織女石鯨等物今也惟菰米蓮

房耳言其廢也王氏曰公在夔傷昆明之廢曰其廢又思其興是也結言昆明若江湖而不容我者以在夔故尔賦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溪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深曰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言長安勝遊之地若昆吾御宿紫閣溪陂則佳人拾翠仙侶同舟昔我綵筆曾干氣象今在夔府白頭吟望而苦低垂者感傷之至不能自己耳賦也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嘆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

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寐寘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洙曰天雞鳥名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曾取盡

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洙曰莊子註形體支離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註在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默翁曰首二句言自東北入西南次承西南指三峽五溪此

就身事上言往日至今日事三聯自羯胡引入詞客未家詞
客自此庾信就文詞上言今日至去後事也羯胡與東北相
應詞客與西南相應○公曰三峽而詠所懷首自歎此身曰
風塵而支離於東北漂泊於西南其淹三峽之日月共五溪
之雲山而不還者蓋以羯胡之無賴而為亂故也於是哀時
若庾信詩賦動鄉關之思而蕭瑟矣賦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
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滅
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希白歸州有宋玉宅默翁曰此詩可見少陵卓識矣前二聯
以宋玉所賦九辯言是其風流儒雅見於忠君憂國者也亦
足以為吾輩師表矣故雖千秋之遠使人悵然為之洒淚而

恨不與同時後二聯以宋玉所賦高唐言是其文藻見於逢
君道滛者也當時朝雲負雨之夢寧果有是哉况楚宮泯沒
已盡雖荒臺遺址亦無影響可尋矣恍忽怪誕之事信不足
以傳遠也是知宋玉之所賦根於忠義者千載所共仰而溺
於嬖艷者後世祇以為詭矣是非得失之辯如此學者可不
監哉○公曰宋玉宅而詠所懷言宋玉亦吾師也誦草木搖
落之詞而知其悲之甚惜乎不與之同時故悵望於千載之
下而洒淚焉空文藻豈夢思言不復見其風流儒雅也且陽
臺楚宮俱已泯滅舟人猶能指點使我不能無疑焉賦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
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
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朱曰歸州有昭君村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此公曰明妃村而詠所懷紫臺漢宮名言明妃去漢宮嫁胡國而卒於胡獨留青冢在焉惟其去紫臺而識畫圖之面准其留青冢而歸月夜之魂千載為哀怨於琵琶而作胡語耳賦也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朱曰**蜀先主以孫權龍藤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歸魚復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宮**默翁曰**前言先主功業不就而死當時遺祀使人思念不可復見矣傷之也後四句言廟宇猶存於

里社雖荒涼簡陋而与孔明祠屋之隣近祭祀之一同則尚可想見其君臣精神之會聚千載一時也幸之也○此公曰昭烈祠而詠所懷言昭烈伐吳幸三峽既而崩於永安宮其翠華玉殿淒其遠矣惟餘古廟在空山之中於歲時走村翁而祭一體之君臣賦也一體言昭烈武侯如元首之於股肱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二分割據紆籌可築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註曰漢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註言為後世之所身仰也**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默翁曰**此詩筆力

論議妙絕今古然必先曉紆字訓詁一羽毛之義乃可尋其
意紆卷也猶屈也孔明籌策豈止於三分割據而已哉然而
不免止於此者有此屈也歎息之詞也一羽毛者非謂輕如
一羽毛也一獨也特異之謂也孔明之於人世猶駕鳳鶴高翔於雲霄之上蓋羽毛之獨奇特異者萬古之所共仰望
不可梯及也贊美之詞也三解一羽毛之實孔明人品上比
伊呂使其指揮魏吳悉底平定蕭曹何足擬論哉末解說紆
籌策之由孔明止於三分割據若非屈於魏吳也屈於天不
祚漢也惟屈於天不祚漢故志雖決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
務之勞矣○此公曰武侯祠而詠所懷言武侯乃伊呂之亞
非蕭曹所可同日語者其所以三分割據蓋不得已而紆其
籌策耳奈何運移漢祚終難恢復戮力軍務而身以死嗚呼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其垂大名於宇宙實諸鬼神而無
疑者焉今肖其遺像而祠之抑末矣賦兼此也宗臣指武侯
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草空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
緗萬里起古色銷六鳴玉動落六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
筆力有續實先書臨池直盡墨後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
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寄舒
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注曰張旭蘇州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張

王張伯英王羲之也○此詩極言張旭草書筆力俊拔之妙
張王之後誰可與比且歎其逸氣能感動楊監之清識什襲

珍藏展玩不能自己想其揮毫不獨可以觀酒德而其逸態
英姿後可知矣賦也

楊監又出畫鷹鳥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
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合
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
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兎會
是翻講上

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鷲玄宗常以冬十
月幸驪山溫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元俊異帝獵
則置之駕前誦決雲兒

送殿中楊監封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
逢偶然豈足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衰後貴勳榮那家頗
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
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
綱正所持及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父當念居者思
趙曰相公杜鴻漸也梁益劍南道也

孟冬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甘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峽寒都
薄鳥變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猿捷長難
見鷗輕去不還無錢後滯客有鏡巧催顏

言三蜀百蠻之地風雲瘴癘之多卷簾隱几唯白水青山淡
然無事耳然其狻則捷於板接而難見鷗則擊於去就而不
還今我爲客而無錢任其留滯而催老爾賦無比也題曰悶
有以也夫

雷

巫峡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至迴却碾空山
過深蟠絕壁來何頃妒雲雨霹靂楚王臺

言巫峡十月而終夜動雷故蛟龍當蟄伏而不蟄伏天地當
閉塞而不閉塞次乃形容雷之蟠碾擊楚臺而妒雲雨興而
賦也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鷗無聲

過飢鳥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趙曰郭璞江賦視雲侵於清旭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
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言楚宮之南清曉之時惟霜空
含容萬嶺其中野人獨往雲木相參鷗過無聲鳥貪下食而
已然我病身在此終不可動亦任其搖落無可奈何之詞興
也

浦帆晨初發郊扉吟未開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
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

夢符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言巫峡清晨浦舟初發而
鷗來郊扉未開而葉落且礎潤而將濕雲晴而欲回又昨夜
有雷此其地冬日可怪者與而賦也

南極

南極青山聚西江白谷分古城踈落木荒成密寒雲歲月馳常
見風颯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登茲
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夢弼曰睥睨城上女牆也左傳鄭伯之旂登孤漢李廣屏曰
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後一騎出後人田間飲還至亭灑陸
尉醉呵止廣之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
故也宿廣亭下○言南極西江之地青山多而白谷分古城
荒成之間落木踈而寒雲密次四句言殊俗之事承荒成之
語末四句言城郭旌旗且亂離而多醉尉雖李將軍亦將愁
死况吾儕邪應古城之語賦也

晚

夜菴尋晚菴炙背近墻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

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樓空寒燈亦閉門

自言晚則杖藜而尋菴寒則炙背以近墻
人雖見我幽居之僻吾則自知其養拙之尊
朝廷之事則問府主力田之事則學山村至
於鳥栖則亦閉門而上燈矣此亦隨所遇而安
之意耳賦也

西閣夜。

恍忽寒山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
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
盜賊爾猶存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
逾依未缺空山靜高縣列宿稀故園松桂叢萬
里共清輝

朱曰江淹詩綺席生浮埃○首句起第三聯而
第二聯承次

句末言故園松桂萬里共此清輝然五羖栖於此未得歸亦
興而賦也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必
鳥潛波想巨魚親羽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夢弼曰漢梁冀窓牖皆有綺疏註樓為綺文也○言西閣中
宵步綺疏之時見飛星落月而沙水虛白且知擇木之幽鳥
想潛波之巨魚其動其靜得自然之妙今我親朋多而來書
少者以阻於兵戈故尔何魚鳥之不若邪賦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鬢月沉霧輝言生近樓氣衰甘少
寐心弱恨容愁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

洙曰禮四郊多壘○此詩首句起下三句興也然我氣已衰
而甘於少寐心不壯而恨其容愁且四郊多壘桃源何處可
求耶則其所憂者非一己之憂也賦也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
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猿

曩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慣習元從
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此詩戒其全身遠害比也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大長大不容身筒甯用相沿

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蒼舒曰鹽鐵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筒筭捕魚器也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心
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如盡取義何如

賓退錄本湖北以魚為蔬謂之魚菜洙曰易繫物以羣分張
平子西京賦獲胎拾卵舐錄盡取○言白小之為物水族之
至微者民俗以當園蔬其生成如此尚猶不免於拾卵而盡
取之其於愛物之義為何如哉賦也

麋

永與清溪別家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世輕全
物微聲及袖樞衣冠兼盜賊號食餐用斯須

言麋別清溪而克王食且自言無才而逐仙隱甘為烹苞非
所恨也目歎世亂輕全物而敢殺微聲即及袖機而見獲食
之為一餉之樂耳衣冠結玉饌白盜賊結三聯意賦也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未有開籠
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換何用羽毛奇

采曰補衡鸚鵡賦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首二句生第三聯
末二句結第二聯是亦戒其沉晦以免患之意比也

雞

紀德名標五初名度必三殊方聰有異尖次曉無慙問俗人惟
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

洙曰雞有五德有冠文也有距武也鳴不失時信也得食相

呼義也敢鬪勇也劉孝綽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此詩以
雞鳴之失時比人工之失職也故云聽有異曉無慙不然
殊方稟氣之際不足於造化之理耶疑之詞也其末句下
一漏字可知矣且問俗則人情相似若此雞則充庖若此人
則誅之可也賦而比也

昔遊

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
雨飛藿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衆
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
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
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推頽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盃
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高山議得

失蜀主脫嫌猜已高封國邑傳說已躋聖極景晏楚山深水鶴去
依徊龐公任本性攜子卧蒼苔

公自註高適李白鮑曰唐志單父屬宋州碣石海傍山也青

歲猶青春也商山四皓出而安漢太子蜀先主得孔明情好

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

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呂望封於齊營丘傳說相殷高宗若

鹽梅之和羹此皆際時而有為者也龐德公携妻子隱鹿門

山公自况也○此詩言我於年少時與高李輩游梁宋是時

天下富盛用武開邊轉輸勞費今也老逢世亂故舊凋零北

復性日之太平故想賢才爲之匡復而我則若龐公之隱矣

賦也

寄杜位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
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露洒衰新詩

公自註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首四句比而賦也
意在首二句末四句雖自寬而實自傷故結尤可哀賦也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相帳維舟
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

趙曰鮮于名吳仲通之子也仲通與弟叔明俱嘗為京兆尹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半手板自朝金吼霜鍾
微不催蠟炬銷早見江檻底雙影謾飄翻

夢符曰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鳴早見用玉喬事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義和流德澤顛頊愧倚薄毛髮具自
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敬傾煩注眼容易收
病脚流離木杪猿翩僊山顛鶴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
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
世心力弱

夢弼曰顛頊北方之帝倚薄謂附著而陰氣逼人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
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
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夢符曰或云陽為大陰為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唐雜錄宮

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
工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端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在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
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
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踰冰翼雲淡傷哀猱鏘錯
碧鬚鷓鴣膏銍鏑已瑩虛秋濤鬼物搗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
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鼈芡公迴首顏色勞分閭救世用賢豪趙
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
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
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
劍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
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隄隸荆南
節度大食國名上牢下牢峽內地名楚蜀分吟由此而上至
夔故曰趨下牢牧州牧令縣令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鷓
鴣似鳧而小膏中瑩刀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
餘手橫刀而立吐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列子龍伯之國有
大人一釣而連六鰓荆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為節
度使則衛公非芑公疑衛訛為芑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焉討
亦同洙曰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猶治然而林分
也王粲登樓賦取荆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
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揆懸

刀騁絕伎如轆如軒不高不埤之與痺同脩可曰荆楚故事
襄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
轆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此詩叙事體賦也首言
趙公問兵剽寇水陸並進趙下牢而猛蛟突獸為之驚奔
言趙駐兵白帝而示我大食國刀時壯士拔刀出鞘則天為
高木怒踣傷哀猱及膏礪鷄而芒鏑瑩不但鬼物撒拔驚亂
雖蒼水使者龍伯國人亦為之斂容畏避皆形容刀出鞘膏
礪鷄而成鋒凜之狀末言為公回首而顏色為勞蓋緣分
閻救世而用賢難得如趙公也次述趙公之歌欲終始佩此
刀以護天子而斬干紀之腰領不似倚天長劍之無用也自
吁嗟以下意謂大食刀可比光祿之刀而卒歸美於趙公必
用此刀以立大功画像麒麟而海宇以清也

王兵馬使二角雁鳥。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杙杙浩呼洵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陷
日孤光動角雁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
墜自如愁胡視天地杉鷄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韞上
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
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狴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
如角雁鳥下翔雲惡鳥飛之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君羣驅出六合

梟鷂鳥分

鶴曰按史大曆初朝廷嘗以王昉代衛伯玉荆南節度使此
王兵馬得非昉乎鄭曰龍後高大貌杙杙不齊貌臨海異
志杉鷄黃冠青縷常在杉樹下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辟
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崑崙虞泉皆在西白羽箭也狡狴獅子

也○此詩言山川風氣之雄壯故二角鷹之產其間而形氣亦勇壯不特杉鷄竹兔畏之雖野羊孩虎亦畏之矣故韞之鋒稜可敵將軍之勇銳繼述將軍樹勲之實而歎敢決上之齊此四句應將軍勇銳与之敵也末言荆南芮公之得將軍亦猶將軍之得角鷹若角鷹則必逐惡鳥而將軍亦必除殘去暴乃盡厥職也

縛雞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身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玉腕騮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駮飄赤汗踟躕願長楸胡虜三年

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公曰江陵節度衛公馬也宋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露赤汗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鷹後春生鷹飛避暖勁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雪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取下韉鴟礙九天須却避免經三窟莫深憂

題曰度信詩野鷹能自獵東觀記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鷹鷹下韉命中戰國策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翻搏風起紫塞玄冬幾

夜宿陽臺慶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祗一
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趙曰崔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上
夫人曰示後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書蘇頌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
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
惜知吾斑鬢揔如銀

宋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唐書方鎮表夔峽忠歸萬五州
防禦使赫荆南節度又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宋書
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
佳句○首句生第三句次句生第四句第三聯言夔州及江

陵之景物末章示後弟位言知我年老於詩亦不自惜矣賦
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
河影動搖野矢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
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蔡條曰彌衡過漁陽搥鼓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
方朔謂民勞之應○言歲暮客中於西閣寒夜聞鼓角之聲
悲壯見星河之影動搖言兵未息民未安也蓋野矢則聞戰
伐者非一家矣而夷歌之起於漁樵者能樂處耶且諸葛之
與公孫同歸於盡何今日之捷音寂不聞乎責大臣不能奮
身削平僭亂也然其詞愈緩而意愈切矣與而賦也

灤西寒望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猿掛時烟
學鷗行烟自如瞿唐春欲至之下灤西居

涿曰灤水名夔有涪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灤居人分左
右曰灤東灤西也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路隨年侵○公於
西閣寒朝望灤西曰欲卜居之作也言見其水色則含羣動
朝光則切太虛且援掛鷗行之各遂其性乃歎年侵則頻
悵望茲與則一蕭疎末言此地春來將卜居焉賦也

奉送十七舅下邳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離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
帝推遷孟母鄰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趙曰蒼梧以述舅氏所往之方孟母謂舅氏之母也○公自

言老病客於殊方所親者唯舅氏而已非它人比今舅氏又
携母而之邳桂有雲水之阻是以於辭別之際感之深而至
於傷神賦也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衡霍生春
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庫信宅為仗主人留

孫曰夔俗買薪沽水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希曰衡山
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庫信宅在江陵○此送王判官之江陵
言客居巫峽者盡下荆南而君又買薪入舟將忽到於沙頭
矣末四句言荆南之景物而王必將少留於彼以訪古焉賦
也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色冷色頗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後愚
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之留人

趙曰言西閣之意肯今我別乎莫之要留人也○公客絕域
不離西閣見江柳江色之含春以興愚子老身之失學無家
末指西閣謂其將別我耶留我耶詞有盡而意無窮興而賦
也

西閣後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
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唯太白云山色倒空青○此又言
西閣則任人自別然我則以為故亭而自不忍別耳何哉於
此見江雲石壁之飄素練斷空青至若先迎日倒列星皆勝
事也然勝事固平生之所喜而此間之勝事尤異故初經而

吁駭自不忍別題曰不離西閣此之謂賦也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
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洙曰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故僧寺曰蘭若○首四句言
真諦寺之景物末四句言謁禪師而問法故反觀自身而詩
酒皆妄乃欲卜宅前峰但未能割妻子之愛而然耳賦也

詩經卷之三

三十一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三

西

